

黄河浪花

hanghelanghua

黄河组诗

□卢明

河 水

不错,咱们都是黄河的子孙
可是,你哪里能比得了我
我在黄河的脐窝里长大
黄河的奶头下,便是我的村

河水带着天际的船歌流来
又带着村民的鼾声流去
她划出一个牛梭子的形状
展陈着,古老的农耕文明

波浪簇拥着,赴大海之约
就这样浩浩荡荡
兜兜转转,用甘甜的乳汁
喂饱了我们的梦

只管让河水,
亲吻你的双脚
让那种清凉,那种柔滑
迷藏般,在趾缝间嬉戏
像极了,
爹娘对儿女的亲吻

清秋的夜晚,远远望去
黄河之畔,也会仙子般清澈
她用对镜打扮的妩媚
映照出,我们的,
无限憧憬

河 滩

天地之间,十里河滩,
空旷里蕴藏生机
生机托起了我的童年

麦子在金被里出芒,
大豆在绿毯上炸粒
高粱借着秋风招摇,
谷子低着头密语
成熟的季节,
农人在庄稼间忙碌
烤地瓜的焦香味,
挠痒了不安分鼻子

水稗子装满粪箕子,
阴柳枝入编馍筐子
牛舌头裸舔痒想象,
水红花扯出花衣
马泡瓜香甜了姐姐的微笑
节节草迷醉了弟弟的好奇

太阳把水汪喝尽,
黏泥又送来饼干
大自然伸出她那勾善描的手
织出一张网状的图画
每道裂缝,
都藏着一些惊天的美丽

婶子大娘,扯着家长里短,走去
叔叔大爷,踩着农时鼓点,走来
是谁忘情地唱起椰子调
让醉透的乡风,吹遍心间

河 船

用坚韧做成龙骨、船板
用智慧泡出灰膏、麻捻
船是水生的木
在水的王国中,顺风平安

载货,穿梭于大河上下
借得八面劲风
走遍五府十县
连阵的船篷,白云遮天

载人渡河,游走在两岸之间
打破阻隔,牵起亲眷
三块、两块,没钱也渡
单车、推车,都能上船

曾祖是舵手们的舵
爷爷是帆工们的帆
父辈唱起过船工号子
哥哥们点起过开船的火鞭

我将撑起历史的长篙
你且为我奋力拉牵
我要在这时光的水道里
为黄河的船运,

溯源

河 堤

河堤把两侧之柳,排列成一支
能打善战的队伍
尽管把树头烫成连云的波浪
但,每一个战士都英姿飒爽

她把堤坡的草,披为衣裳
又常常做成送给我们的地毯
让我们在松软的翻滚里,认出
哪是葛巴根,哪是谷谷苗
再劈开三棱子草,解读神秘

夏日的夜晚,她邀我们到访
用艺人们的说唱,供我们乘凉
鲁达的拳头,罗成的银枪
关老爷的大刀,包大人的铡口
漫过横斜的星河,在心头疯长

复堤应是她过生的日子吧
以红旗作请柬,以民工为忙人
以车辆为碟,以黄土为菜
此起彼伏的夯歌
便是,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唱

我视长堤为美娘,美娘却说
大河是血脉,长堤是血管
既是盘曲的龙,又是拉长的山
我知道,她把安全奔进坚土
把水灾,挡在外边

河 村

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来
在河滩的贫瘠里寻求香饽饽
于是,一个新生的村庄诞生
并与黄河的命运连在一起

孙马黄卢,张王赵李
五谷杂粮般十几个姓氏
经过一番发酵、揉搓
热腾腾地聚在一个笼屉

村子是黄河大堤的,小闺蜜

经历了一次次水漫金山
便跨过大堤的身躯
从临河面,向背河面迁移

河堤伸出坡道,
将村子挽在臂弯
村子,便可在河堤的庇护下
自给、自足,自安、自怡
那些柳树、榆树、杨树、枣树
可着劲地向高处生长
把村庄笼罩成,
一个林场的样子

男人用河风似的彪悍,
扎起村篱
女人用绸缎似的柔软,
托起温馨
牛羊归来,炊烟升起
猪哼,犬吠,鸡宿、猫睡
大人小孩的欢笑,赶走疲累

黄河不过是桌上的一碟小菜
恰巧能招待对岸的亲戚
还可去田野去逮兔子
那热闹的场面,是最好的宴席

正月十六,早早跑向堤顶
烧一火百病全去
小孩出生,男女老少祝贺
吃一通香甜的粥米

历史演进,村庄变易
站在信息时代的巷口,回望
那是我们少时的精神驿站
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河 胆

高高隆起的黄河,
多像民族的脊梁
那里存着一颗,中国人的胆

在抗战烽火,燃起的时候
有多少英雄儿女,入伍参战
又有多少仁人志士,

为救亡图存
奔走呐喊

日伪奸顽,
谁都想在你身上剜肉
你坚强地挺起胸膛,说
只有共产党代表民族的希望
只有八路军能光复这个家园

面对血流成河、堆尸成山
河道里的沙,不屈
河筒子的风,奋然
无论多么艰难
大好的河山,决不让外侮侵占

日寇大扫荡时
你以自己伟岸的身躯,
挡成护栏
使两岸大堤之间
那个搓成长条的根据地,
顽强保全

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
反动势力割你的肉,放你的血
你坚强面对
坚信有共产党在,
谁也翻不了天

坝窝里有泅渡侦察的水手
黑夜中有暗送情报的小船
河滩里的暗堡摸得清楚
大堤上的敌情心中了然

在空阔的河道,偷偷修路
悄悄造船,等一声命令响起
十二万大军强渡,鏖战鲁西南
奏响,战略反攻的壮丽诗篇

黄河有胆,有胆驱除外侮
有胆走向光明
有胆开辟一个新世界
有胆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昂首阔步,走向辉煌的明天

清明前的风沙又起时,我总在黄河故道的柳烟里望见那条三角巾。母亲站在陇中的山巅上,用目光丈量着千里之外的鲁西南平原。

我出生于甘肃定西,是母亲唯一的儿子,从小备受疼爱,长大后来到了山东菏泽求学、工作、成家,与母亲聚少离多。

2019年腊月廿八的雪下得肆虐,两天一夜的雪路,多次打滑,险些翻车。我攥着方向盘,车灯照亮的雪幕里,分明是母亲在灶前揉面的身影……

那是我和父母过的最后一个团圆年,大年初三我便匆匆返程。回到菏泽没多久,母亲

真情驿站

henqingyizhan

就开始生病,一天几个电话,她总说“都好”,却偷偷用止痛片压住病痛,直到瘦成一把轻飘飘的麦草。

3月16日是母亲的生日,我们兄妹四人赶去,围着小炕桌,看母亲把猪肉粉条挑得颤巍巍,却难以下咽……临走时她非要把我送到门口,挥手时枯瘦的腕骨从袖口滑出来,像极了老梨树将折的枝丫。窗外,未及绽放的杏花悬在枝头,谁料这竟是最后的春色,凝成我们最后告别的句点。

2020年4月11日的太阳毒

又逢清明忆慈母

□王继堂

得反常,手机骤响时,噩耗传来,我还是没有赶上见母亲最后一面。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悔恨与疾痛!这也是我为人子的最大不孝!

母亲去世后的三年里,我几乎每天以泪洗面,深深地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我开始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更加感激母亲的付出和牺牲。我也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希望能够成为母亲的骄傲和自豪。三周年祭日那天,十多辆车碾过陇中沟壑,三十六个长头叩在母亲长眠的黄土坡前。纸灰被细

雨打湿的刹那,忽然想起她教我认北斗星的那个夏夜:“娃啊,地上的人走再远,抬头都是同一片天。”

母亲离世已经5年了,5年来,我只能去记忆里和睡梦中苦苦寻找她的影子,好多次从梦中哭醒。现在能和母亲在梦中相逢就是我最期盼最高兴的事,有时却也成为了一种奢望。这些年奔波的路上,后视镜里始终泊着一双望眼。牡丹又打骨朵了。母亲坟前的苜蓿又发新芽,山那边传来布谷鸟的啼鸣,我大声喊:“娘,儿子想念您。”